

◎人生絮语



蝉鸣随想

夏至一过,阳光像火一样在天空燃烧,将热量向大地尽兴地喷发。你瞧,蝉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。那气势,似乎能把天空举起来。也许是听惯了的缘故吧,我们并不觉得吵,也不觉得烦,似乎根本不觉得它的存在。

蝉,是最懂得享受生命欢乐的动物。它们不为争偶而拼得你死我活,也不用为寻找食物而到处奔波;它们没有领地之争,也不用为利益钩心斗角;它们随遇而安,与世无争,同类之间,和睦相处,即使对于弱小的异类,也以忍让为先。蝉为夏天歌唱,也为生命歌唱!你说,它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?

在昆虫世界中,蝉,拥有非常奇特的身世。它们从地老天荒式的漫漫黑夜中,来到了这个充满阳光雨露、绿叶红花的世界,怪不得它们要充分利用这短暂而宝贵的生命,以悠长的岁月所积聚起来的潜能,不停地歌唱光明,歌唱生命!严格地讲,蝉对树木的生长是有害的,但为害甚微,可它对我们精神上的启示,却有着永恒的意义,怪不得古今中外,人们对蝉都爱得这样深沉!

“高蝉正用一枝鸣。”在文人墨客的笔下,蝉总是被赋予特殊的色彩。在白居易的笔下,蝉是化不去的乡愁:“一闻愁意结,再听乡心起。渭上新蝉声,先听浑相似。”在柳永的笔下,蝉成了伤感的化身: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。”在王籍的笔下,蝉成了寂静的象征: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在数不清的描绘蝉的诗词中,我最喜爱的还是宋朝朱熹《南安道中》的两句诗:“高蝉多远韵,茂树有余音。”尤其是那个“韵”字,真乃神来之笔。在诗人的耳中,响彻于炎炎夏日的蝉鸣不是令人生厌的杂乱噪音;而是轻快婉转,相映成韵,悦耳动听,有着音乐般节奏的天籁之音。不仅我国有很多这样咏蝉的诗文,西方一些国家似乎也不落后,希腊人甚至称它为昆虫中的荷马。而古典乐器之王的竖琴,就是以蝉来标志和装饰的。

人们之所以赞美蝉和蝉的歌唱,我以为更多的恐怕还在于它象征的意味。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,为什么都喜欢以蝉来寄托自己落寞的心志呢?我想,这大概是和蝉的薄命分不开的吧。如骆宾王的失意之作: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;不堪玄鬓影,来对白头吟。”如李商隐的牢骚之作:“本以高难饱,

徒劳恨费声;五更疏欲断,一树碧无情。”而方干的苦闷之作:“鹤盘远势投孤屿,蝉曳残声过别枝。”愤世嫉俗之情,更是跃然纸上了。同为咏蝉名篇的“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;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实乃初唐虞世南的自况之作。这首托物寓意的《蝉》小诗,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,很为后世人称道。

“知了,知了……”蝉将最美的声音献给了夏天。也许就是蝉对生命的赞美和解读。蝉早已了悟岁月苦短,生命来之不易。所以争分夺秒,抓住转瞬即逝的光阴,不分早晚,不知疲倦地鼓翼而歌;尽情地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存在,诉说着生命的快乐。

一缕蝉鸣一朵花。缕缕蝉鸣叠起来,把夏与秋的神韵渲染成一幅浓翠的画。蝉的生命是短暂的,但是它利用生命的每一瞬间歌唱爱情,歌唱生活。每当听到热烈似火的蝉鸣声声,我的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自励的感情,鞭策我从懒散中奋发。人生苦短,而在这短暂的一生中,我们该有多少事情要做啊!

文/林丛中

◎闲看简说



“文物”紫砂

家里有两样东西,“年纪”其实并不大。本不过是家常的实用器,却被公公当作文物,郑重其事地“传”给了我。

那是七十年代末,先生的哥哥读清华时去南京实习,顺路从无锡带来的两件紫砂。一个圆方的紫砂壶,小猪腿儿一样长出四只脚,壶身上,刻着峭拔俊逸的兰花。壶底倒是有一方镌刻的印款,我不大懂,也不知道做壶的是什么人;还有一个紫砂汽锅,饱满丰泽的萁莢型,微微拱起的锅盖上刻着写意的喜鹊登梅,两边凸出镂花的狮子提手。

公婆对这两样东西很是爱惜,对那个汽锅尤其赞赏有加:“用它炖豆腐,俩味儿的!”——因为这东西在北方不多见,也因为儿子一路山高水远,小心翼翼背回来的苦心。

后来哥哥英年早逝,这两件紫砂,就成了公婆心头上的两道疤,看一次疼一次,索性收起来束之高阁,一来免得睹物思人,二来也为妥善保存,留个久远的念想。

前几年国庆长假跟先生回老家,公公的心境,似乎有了一点垂

垂已老的况味。不停地想着家里还有什么好东西,说什么也要翻出来送给孙女。让他自己留着用,就会冒出一句“我几天儿就(要)死了,还留它干啥啊?”永远不变的和颜悦色,谈及的,却是人生最惆怅悲伤的话题。

婆家祖上,曾是推崇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的大户,公公作为一个大少爷,年轻时,是过过几年好日子的。然而经了几十年的“雨打风吹去”,所有的家当都土崩瓦解散失殆尽,除去几架旧书,再没有什么值钱的细软。我猜想曾经锦马貂裘的公公,后半辈子虽然安贫乐道,可是到了想要给予孙留点什么的时候,到底有点怅然。于是那几架书,就成了他最拿得出手的宝贝。他领着孙女一架一架地让她挑,“看有什么用得上的,你拿走。”

我们临走的那一天,公公郑重其事地把那两件紫砂拿出来,无论如何让我带上“做个纪念”。“电视上说,那地方的紫砂泥已经绝迹,这东西现在不生产了,是文物。你好好留着,以后,传给可可。”

我先生在一旁不以为然,无奈地叹了口气:“唉,老爸老了,糊涂了。这东西,也当文物了。”

我连忙向他使眼色,怕他口无遮拦地接着往下说穿——老爷子九十多岁了,就让他觉得自己留给孙女的是两件文物,高高兴兴的,有什么不好呢?

只是又觉得既是“文物”,反而更不好意思染指。况且按中国人的传统,家里的宝贝一向传男不传女,这东西如果是个宝,也该传给孙子——一来名正言顺,二来,也是孩子他爸留下的一点儿念想。

公公说:“我给过他,他不要。再说,可可不是孙子吗?你哥这东西给了我,就是我的了。我愿意给可可,那就是可可以的。”见我还在推脱迟疑,一向轻声慢语的公公,竟然难得地“武断”了一回:“这东西,你是带也得带,不带也得带啊。必须得带!”

我想了想,决定把这两件“传家宝”带走。除了纪念,我也愿意让孩子,沾沾伯父的灵气。

这两年因为小脑萎缩,公公的身体大不如前。有两回坐着坐着,竟直接从床上栽下来,额头和大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。虽说因为身体底子好,没有心血管之类的基础病,但这么摔了两次下来,行动开始不便,渐渐便离不开人了。

我先生于是请了长假回去服侍,又用一些自学的中医知识调理按摩,“要不行了”的公公,奇迹般地又磕磕绊绊活了三年多。为人子女的,少时调皮顽劣,长大后为了求学和谋生又背井离乡,只有到了这种时候,才能平心静气、日夜不离地守护在老父亲的身侧,看他一步步走完最后一程,陪他说说以前来不及说过的家常

话,虽然心酸,到底也还是值得安慰的事情。

直到上个月末的一天,正在厨房里给公公磨豆浆的先生,忽然听婆婆喊“你爸好像不行了”,赶紧冲过去查看。就发现老人家真的是要走了,距离刚才回答他“要吃什么”的问题,也就十几分钟。没有挣扎,也没有声息,真的就像油枯灯尽一样,安详而自然地……结束了。

参加完他的葬礼回来,我脑子里总不时闪现出公公的音容笑貌。翻出他传给我们的那两件紫砂“文物”看看,心里挺复杂。

一个家族,无论怎样地殷实富足,物质上的传承,其实也有限。比如婆家,曾经的万贯家财,到我先生这一辈非但片羽不沾,反倒无端地为它吃过不少瓜落儿,受了不少委屈。唯一让他津津乐道的,是在“停课闹革命”的岁月里,母亲圈住他和哥哥,围着火炉读闲书,谁读得好,可以奖一块撒上辣椒盐的烤土豆片吃。暖暖的土豆香里,读书的乐趣,和“学进脑子里谁也拿不去”的道理,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,慢慢根植于心,成为他们日后苦学、也乐学的动力。

看着公婆的子孙,个个学业优异,我时常生出这样的感叹:再丰厚的祖荫,也能在一夕之间更名易主;而一个家族崇学笃志、诚善立人的文化传承,却可以历经风雨而生生不息,成为真正的“不动产”。

文/阿 简

◎文苑新语



文字的面相

“感谢古老的汉字,收容无家的远行客。感谢奇妙的汉字,愉悦避世的梦中人。”这是晚年流沙河,在成都那藤蔓环绕的庭院里,一头扎入母语的深水古井里深研汉字发出的感叹。

一个没有足够耐心与定力的人,是不能像古风漫漫的流沙河先生这样对汉字抱着寻根研习深情的。凝视流沙河先生的书法,他用笔瘦硬健朗,有耿介之气呼之欲出,发乎性情,足见风骨。再看流沙河先生的面相,清矍和善,鼻挺眉舒,目似深邃,不禁把他的书法与学问联想在一起,是难得的形神相似。

一个人怀着诚挚的书写,从胸腔中吐纳的气流,这种气流也是一个人的心律,似乎隐隐浮动着这个人的面相来。

一座山有山相,它由天光云影下的山势、雾岚、林木、流水、古迹、传说等组成。一座城有城相,它由历史、建筑、风物、风情、文化、习性等组成。

那么,一个人文字书写的面相在哪儿?

在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大水走泥般的凝重书写里,感觉陕北高原那奔突的龙脊线与天际线的重叠闪烁,这片雄奇的土地,赋予陈忠实先生文学大写的疆域。天地间奔腾的悲悯之气,在白鹿原上聚集,那些白鹿原上喘着粗气的小人物,拖着艰难的身影在沉寂而躁动的白鹿原上出没,顽强地求生存,求着命运乱象中出现的闪电奇迹。在陈忠实先生饱蘸气血的如椽大笔下,他用笔力勾画出这个民族艰难跋涉的不屈灵魂。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,从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矗立的地标。

掩卷之余,浮现起陈忠实先生的面相,那张沧桑的脸,隐藏着黄土高原的风云滚滚,扑面奔来的是沟壑纵横,厚土磅礴。

陕北高原,还孕育出另外一个我喜欢的作家贾平凹。贾平凹这样描述他的文学故土秦岭,它是一道龙脉,横亘在那里,提携着黄河长江,统领了北方南方,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,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。在贾平凹的文字气象里,有黄河水一样的缓缓流动,有秦岭一样的高远辽阔,他是捍卫着传统纯正母语源头写作的作家。

看贾平凹先生的面相,长脸忠厚如起伏高原,唇厚木讷但心中云海万千,眉宇间忧思深重,这是一个文学的大赤子。有时看贾平凹的面相,他是孤独的,多部长篇小说遭到非议争鸣,但他不争不辩,他说在看《动物世界》里发现,小动物是一群一群的,尤其是麻雀,一片一片的,但大的动物大多独来独往,是寂寞型的,在狮子面前飞来飞去的,都是苍蝇与蚊子。这个几十年来常读老子庄子古书打通内心通道的寂寞作家,在天我合一的悟性中把文字气象发挥到广袤深远;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,就可能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,而背景和来源狭窄,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摊死水。

读张承志的《北方的河》《黑骏马》时,度过了我躁动的青春期。他的文字里这样描述黄河,“一块块半凝固的微微凸起的黄河在稳稳前移,老实巴交而又自信强悍”,让黄河瞬间具有了人性。后来,这个有着文字洁癖的作家,热血的文字变得冷峻傲立了,我在他的文字里读到了苍凉悠远。文字和生命天象一样,一样有四季。

这些在文字河流高原上具有大气象的作家,让文字以最生动的面相浮现,得以让我靠近亲近他们,在浩瀚的书写里听到天籁与血流声。这时候,我内心是沸腾飘荡的,但以安静谦和的面目出现。

文/李 晓